

公安文学 六十年 作品精选



2 小说卷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巨献

公安部宣传局 编

记录时代的多彩华章
铸就忠诚的铁血警魂

群众出版社



1949 ~ 2009

公安文学 六十年 作品精选

2 小说卷

公安部宣传局 编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安文学 60 年作品精选. 2. 小说卷 / 公安部宣传局编.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14-4553-0

I. 公… II. 公…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945 号

公安文学六十年作品精选 2 小说卷

编 者: 公安部宣传局
责任编辑: 张 蓉 张 晔
封面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575 千字
印 张: 33.7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553-0/I·1875
定 价: 4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献给人民警察的颂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公安文学60年作品精选》出版了。这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向国庆60周年的隆重献礼，也是公安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人民公安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60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广大公安民警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不畏艰险、英勇奋战，顽强拼搏、无私奉献，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和牺牲，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和先进事迹。

文学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又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公安文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组成部分，扎根于公安机关这片沃土，表现广大公安民警的斗争生活，是公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同时，公安文艺又通过对人们思想、感情的

影响，在贯彻实施“文化育警”战略，宣传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构建和谐警营与和谐警民关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60年来，人民公安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道路，广大公安民警团结奋斗的生动实践，为公安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推动着公安文艺不断蓬勃发展。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认真按照“三贴近”的要求，辛勤耕耘、开拓创新，推出了一部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魅力的优秀公安文学作品，许多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些作品以恢弘的气势、绚丽的色彩和激越的豪情，多角度展现人民公安60年的光辉历程，集中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民警察形象，真实反映公安保卫战线火热的斗争实践和丰富多彩的警营生活，大力弘扬人民警察精神和公安队伍的浩然正气，成为了宣传公安工作的媒介，了解公安机关的窗口，沟通人民群众的桥梁，激励广大公安民警的精神力量，推动公安文化建设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前进动力，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编辑出版《公安文学60年作品精选》，就是要对60年来的优秀公安文艺精品进行检阅汇集，充分展现公安文学和公安文化建设取得的突出成就。为编好这部书，参加编纂的同志历时一年多，通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公安文学作品，并从中精心挑选出70多篇优秀作品收录入书。全书视角新颖、题材丰富、特色鲜明、风格独特，既有《擒匪记》《山间铃响马帮来》等中短篇小说，又有《中国第一位女缉毒队长传奇》《追捕“二王”纪实》等报告文学，还有近期推出的《风雪作证》《震区警察的记忆》等纪实作品。既有老一辈著名作家的经典手笔，又有实力强盛的中年作家的精品力作，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的新锐作品。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进一步宣传人民公安事业的辉煌成就，增进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支持，增强公安队伍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战斗力发挥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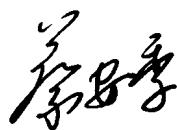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切有成就的文艺家，都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都注重反映和引导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活动。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当前，公安工作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人民警察

核心价值观，推进落实“三项建设”（即公安信息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都对进一步繁荣公安文艺创作，推动公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公安文艺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化公安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支持、积极鼓励、正确引导公安文学创作，努力为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创作条件、活跃的创作环境、和谐的创作氛围，推动公安文艺创作和公安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热切期望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出色的艺术劳动，创作出更多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鲜明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充分发挥公安文化凝聚警心、陶冶情操、提升素质、促进工作、树立形象的重要作用。诚挚欢迎热爱公安文学创作的社会作家，深入公安基层一线、体验公安民警生活，不断推出兼具思想深度和文学价值的精品佳作，为公安文学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运昌，文运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衷心祝愿公安文艺这朵中国文艺百花园的奇葩绚丽绽放，为英雄辈出的百万民警，为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为繁荣昌盛的伟大祖国，为波澜壮阔的崭新时代，增添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是为序！

公安部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五日

目 录

第十个弹孔·····	1
傍晚敲门的女人·····	43
河边的错误·····	138
无悔追踪·····	174
刑警队长的誓言·····	200
前 科·····	236
万家诉讼·····	279
冰层下的火焰·····	304
穿警服的姑娘·····	402
同船过渡·····	417
惊 涛·····	436
越 狱·····	454
死 结 ·····	464
逃 犯 ·····	513

第十个弹孔

从维熙

—

高雅琴已经是第三次用手推开丈夫卧室的门了。

她，推门的那只手在微微颤抖，另一只手拿着一张薄薄的打字纸，也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她很紧张，清瘦的面颊上和发鬓眉尖里，渗出一层小米粒似的汗珠。她的丈夫——鲁泓，丝毫没有注意到站在卧室门口的妻子，两只在劳改队磨出老茧的手掌，抚着窗台，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棵蓬蓬松松的老枫树。

这是一棵年轮超过了一百圈的枫树。粗壮的躯干上留满了虫叮蚁咬、风雪冰雹袭击的疤痕，但依然显得挺拔而苍劲。在这10月的早晨，披一身霞光，坠满霜露，风吹过来，像摇动簇簇火把，滚落着满树珍珠。鲁泓对着老枫树沉思了好一会儿，坐到写字台前那把藤椅上，从笔筒里抽出那支6B铅笔，开始批阅带有“公安”字样的卷宗文件，他左手习惯地伸向桌子一角——那儿盘子里堆着廉价的糖果，公安局长从复职第一天起，就用糖果开始戒烟了。

“该怎么办呢？”高雅琴呆呆地站在门口，本能地把手放在胸口，好像这样可以平息自己的狂烈心跳一样。她想，如果把这张薄薄的打字纸递给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别看他外形像那棵老枫树那么结实、粗壮，近十年的冤狱折磨，冠心病已恶性发展到了后期。打个比喻，就像墙壁上这座挂钟，紫檀木的外壳虽然油黑锃亮，可是心脏里的发条，已经有了故障。她

是多么怕丈夫经不起这感情上的“地震”，生命之钟突然停摆啊！

高雅琴在门口前思后想，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把这张薄纸交给鲁泓。因为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白纸，是市局技术科侦缉炸毁汾龙河铁桥犯罪分子的指纹检验报告。

原来，1976年春，在“四人帮”煽动全面停产的日子里，几个犯罪分子，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炸毁了汾龙山煤矿直通钢铁厂的铁路桥梁，断绝了煤炭供应，迫使三座高炉停产。当时桥头有一名扳道岔的老铁路工人，也随着天崩地裂的炸药轰鸣化为乌有。鲁泓从狱中出来，重新走上公安局长的领导岗位之后，对这个遗留下的重大案件，进行了严肃的追查。他命令技术科从炸桥时残留下的几张包装炸药的蜡纸上，寻觅参与这一案件的直接罪犯。不料检验的结果写明，他的儿子——鲁小帆，也是炸桥的罪犯之一。鲁泓将要亲手审理他阔别了11年的儿子！历史，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多么严峻的课题，要他们交出一张共产党员的答卷！

高雅琴拢了一下飘落在耳边的散发，迈着零乱步子向写字台走去，感到两腿像坠着铅块一样沉重。她体质瘦弱，和鲁泓一起出狱之后，局党委给她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照顾好鲁泓的身体。按照局党委书记的说法：鲁泓这样的中层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料理好他的工作和生活，是一件严肃的革命工作。高雅琴对党委的指示，一丝不苟地执行，她用中国妇女所特有的美德和韧性，协助丈夫搞好工作。可是眼前卷到她家庭里来的这场风暴，使她头晕目眩，脑子嗡嗡乱响，理智失去了平衡。真不知道该怎么向鲁泓报告这个可怕的消息……

她过去是学医的，也许是职业上的本能，当她走到鲁泓背后的时候，先把手伸进丈夫的衣兜，看他是不是装着冠心病的急救药——硝酸甘油片。可是这时鲁泓隔着口袋布，抓住了她的手，同时回过头来。

“是你？”鲁泓用劲捏了一下被他抓住的那只手，微微笑着说，“我的职业可是专门对付各种扒手的，无论政治的，经济的，国内还是国外的！雅琴，你这个当医生的，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个本事？嗯？”

鲁泓是个性格十分爽朗的人，为抓住这个不高明的“小偷”而感到开心，他大笑着，身子下的藤椅发出吱吱的声响。高雅琴很怕自己露出痕迹，迅速躲开鲁泓的眼睛，目光投向墙角。偏偏在墙角的书橱上，放着一张全家合影，那是新中国诞生不久，高雅琴刚从医学院毕业，和鲁泓结婚后第一次当妈妈的照片。她怀里的鲁小帆是个光屁股蛋的婴儿，胖得像个肉滚儿；她、鲁泓和老奶奶，都在朝这个宝贝疙瘩启唇微笑。看见这张照片，高雅琴

立刻两眼浮满泪水，她怕鲁泓看见她内心的波澜，向书橱方向迈了两步，让那无声的热泪，流进她的嘴角，咽进她的肚里，然后想走出屋子静一下自己的心。

“雅琴！你怎么了？”

妻子细微的变化，没能逃脱鲁泓的眼睛。他从藤椅上站起身来，走近她的身边。

高雅琴摇摇头，表示没有什么，同时迅速地用手绢擦掉脸上的泪痕。她恨自己为什么轻弹眼泪？！在刚刚流逝过去的那个特殊的年月，她这个瘦小纤细的女人，看上去好像弱不禁风，但是她的每根瘦骨，都像钢筋水泥支柱一样坚固，支撑着倾覆而来的高压，分担着鲁泓身上的痛苦。游斗“黑帮”、“走资派”时，她脖子上还挂着医生的听诊器，就被押上卡车，陪鲁泓挨斗。那些自封为铁杆“造反派”的家伙，揪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卡车车帮上撞，前额肿起血包，她不吭一声。林彪、“四人帮”妄图对老干部赶尽杀绝时，她这个解放后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尽管不够“吃过糠，扛过枪，负过伤，渡过江”的“走资派”的标准，也因一件冤案，和鲁泓一齐被投进监狱。在祖国历史上的漫漫黑夜，她坚忍地走了过来，没有退缩过一步。可是今天，她思想上筑起的理智堤坝，似乎被儿子冲开了一个缺口。也许世界上的母亲，为儿子常常是不吝惜泪水的，何况鲁小帆是他们唯一的、阔别了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儿子呢？！

鲁泓眯缝起他那双闪亮的眼睛，目光在高雅琴脸上停留了几秒钟，他像分析一个案件程序那样，对妻子的反常表现，进行着严密的推理：还用问吗？她一定是想起正在汾龙山煤矿反省的鲁小帆来了。他安慰着高雅琴说：

“心放宽点！雅琴！根据专案组长刘如柏报上来的材料看，小帆属于可以争取的教育对象——”

高雅琴打断鲁泓的话，紧张不安地问：“要是……他不仅仅是思想中毒，还参与了炸桥……那……”

鲁泓认为妻子想儿子想昏了头，便有意解除紧张气氛，微微笑着向前一伸手，做了个擒拿的姿势，半开玩笑地说：“逮捕！这没有含糊！”

高雅琴的脸变得苍白了，她最担心的字眼，终于从鲁泓的嘴里吐了出来。他是在开玩笑吗？不！高雅琴深深了解她的丈夫，一个警帽上戴着国徽的老共产党员，法律是他的血液和神经。她曾多次听鲁泓说过：“‘四人帮’把法律当成面团，揉来揉去，可以一拉一条线，一拍一个饼，一揉一个团……要扫除这群瘟神在空气中散播的细菌，恢复法律的本来面目，公安战

线需要千百个包公！”难道能够希望这样的老公安局长，对儿子宽容一分吗？高雅琴痛苦地垂下了头。

也许是由于高雅琴的提醒，鲁泓记起技术科该把指纹检验的结果送来了。鲁泓给他们规定上午9点交来材料，眼下墙上那座紫檀木的挂钟，已经叮叮当当敲过10点，还不见技术科送来的材料，他有点冒火了，伸手抓过那台直通市局的专线电话，准备和市局对话。

“老鲁——”高雅琴喊了一声，按住了丈夫的手。

“你这是怎么了？”鲁泓惊异地望着妻子。

“不，不，不要打电话了！”高雅琴请求着。

“为什么？”鲁泓轻轻推开妻子那只手，“对这样重大的遗留案件，我们拖拖拉拉，怎么回答党对我们的希望！嗯？”

高雅琴抿了抿嘴角，鼓足勇气，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指纹报告，往桌子上一放，便双手捂住脸，低声呜咽起来。鲁泓拿起报告，他目光掠过几个生疏的名字，看到排列在最后的鲁小帆三个字，他，一切都明白了。鲁泓合上双眼，想静一下突如其来的紊乱思绪，驱散一下头脑中的滚滚雷鸣。他像不相信这是真的一样，睁开眼睑，把那张打字纸拿得离眼睛近一些，对着浅蓝色的字体，一字一字地读下来。他确信了，炸桥的直接罪犯中，有他的儿子。鲁泓手中的打字纸飘落在地上……

面临的一个严肃问题是：法律将要惩处他在监狱中一直思念着的儿子，这对鲁泓是个致命的打击。他感到心角一阵疼痛，疼得额头淌下汗珠，便用拳头紧紧顶着心口，吞进嘴里两片硝酸甘油。高雅琴看他脸色焦黄，扶他坐在藤椅上。鲁泓霍地站起来，机械地拿起电话听筒，要对局里下什么命令，但对面没有人声，只有电波嗡嗡的回响。他这时才发现，由于心绪不宁，竟把那台挂着圆盘的对外电话，当成专线电话了。

鲁泓用高雅琴递给他的手绢，擦擦汗珠，心里略略安定了一些。他拿起专线电话的听筒。高雅琴从丈夫的神色中，意识到他要对局里下达指示性意见了，焦急地用手捂住听筒：“老鲁！你要……要干什么？”

鲁泓浓眉下的深邃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妻子。他没有回答高雅琴的提问，而是用平静的语调提醒她说：“雅琴！我知道你很痛心，但是要知道，我不仅仅是小帆的爸爸，你不仅仅是小帆的妈妈；我们还都是在红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我是局长，你是局里的医生，我们帽子上不是普通的帽徽，那是国徽，是宪法！难道我们能像‘四人帮’那样，以法徇私吗？雅琴！”

高雅琴的手缓缓地从听筒上移开了。

鲁泓对着话筒下着简短而明确的命令：“结束鲁小帆在矿山的反省，立即呈报市检察院批准，进行逮捕！”他刚要放下电话，忽然想起了什么，对着话筒沉雷般地怒吼道：“明天早晨一上班，叫专案组长来见我，他的工作怎么搞的，为什么在材料中漏报鲁小帆？”

高雅琴泪水蒙蒙地呆立在一旁，她的心，被儿子吞噬了。

“雅琴！坚强一点，啊！”鲁泓抚摸着妻子瘦削的双肩，他找不到更多的安慰她的话。

两滴晶莹的泪花，滚到高雅琴清秀的面颊上。她在想：“我们刚从狱中出来，儿子的灵魂已被时代的黑手摄走，这个黑手是谁？谁夺走了我日夜思念的儿子？”悲恸像把铁钳一样咬伤了她的心，她猛然回身，抢到书橱前，取下那个带镜框的照片，用沾着又咸又苦泪水的脸颊，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鲁泓感到眼圈发潮，但理智在提醒他：“鲁泓啊！你可不能这样，娘很快就要从原籍回来了，不能叫她再为孙子伤心！”他虽然这么说着，不知为什么，一星泪花还是淌出眼角，他麻利地用手指抹掉，向肩膀哆嗦着的妻子走去……

二

鲁泓用一切办法开导妻子的时候，鲁小帆被戴上了手铐。一辆吉普车，把他拉进了郊区的矿山公安分局。

他是个结实挺拔的小伙子，宽肩膀，扇面胸，头发乌黑而自然弯曲。远看，他长得和鲁泓一模一样，简直没有一点儿差别；但仔细端量这个身材颇长的年轻人，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被损害了的灵魂。他还不足25岁，鼻孔下已留起了两撇小胡子。这毛茸茸的小胡子，虽然赋予他一种无知青年的特征，但鲁小帆并不完全是一副小流氓相，脸上仍带着一点知识分子的气质。他面色苍白，两只眼睛长得很美，美得近乎于女性的眼睛。那眼波中时而流露出忧郁，时而又变成玩世不恭，每当后一种眼神闪烁时，嘴角便自然地出现一丝冷峻的笑意。也许，他一次次眼神的变化，都包括着许多的内容：或者回忆着欢乐的童年，或者记起噩梦一样的折磨，或者是想到了他开“顺风船”的时光……又似乎面对着专政的囚窗，既无恐惧也不怀有希望。这就是历史这把无情的雕刻刀，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真实地雕塑下的一个人物肖像。

倒退上十几年——他的童年，简直像彩霞一样绚丽美好。他落生在祖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年代，祖国的春阳，照耀着这棵小苗苗成长。那时

候他是个文质彬彬的小男孩，头发弯成波浪，两只眼睛像黑宝石一样晶亮闪光。他从小就喜欢用画笔涂涂抹抹，第一幅慧眼童心的处女作，画的是祖国心脏——天安门。接着画下带着小辫子的无轨电车，画下国庆之夜的簇簇礼花；但足以揭示他当时心灵的代表作，要算那幅深秋时节的多孔的老枫树……

当时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秋末冬初，鲁小帆还不满10岁。北国虽已是万木凋零黄叶纷飞的时节，但鲁泓院子里那棵老枫树上的枫叶，却像红红的珊瑚跃出海底，镶在老枫树的枝杈之间。鲁泓长期以来，有个洗冷水澡的习惯，这天，他正在枫树下的自来水龙头边洗澡，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他忽然感到背上和大腿上像有小虫子在爬，一回头，原来是小儿子伸着一双胖乎乎的小手，自上而下地数着他身上的弹痕伤疤。一个、两个……一直数到第九个。鲁小帆歪着头，第一次发现爸爸身上还有这么多洞眼，便眨着眼皮奇怪地问：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鲁泓不顾浑身湿水，把鲁小帆抱起来举得高高的，使劲地摇晃着，然后亲吻着儿子的小脸，直到鲁小帆喊疼了，才把儿子放下来。他对儿子说：“这九个窟窿眼儿，是给你们打江山时，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子弹，给爸爸身上留的记号！”

鲁小帆还是不住嘴地问道：“妈妈为什么没有？”

“爸爸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妈妈才像你这么大，还在洋学堂里上学哩！”鲁泓往身上抹着肥皂，笑眯眯地对儿子说。

儿子心疼地摸了摸那九个弹孔伤疤，转身跑了。不多一会儿，他拿来《多孔的老枫树》这幅儿童画，画面上枫叶血红，粗大的躯干上用蓝色的水彩，标出十个洞洞，递给爸爸说：“老枫树上有十个洞孔，你身上再加上一个洞眼，就和老枫树身上洞眼一般多，画等号了！”

把老枫树的洞孔和鲁泓身上的枪眼联想在一起，儿子到底出于无心还是有意？鲁泓没有多想，可是鲁泓发现儿子幼小的心灵上，有着艺术上敏锐的联想。他用镜框把这幅颇引人深思的儿童画装饰起来，挂在自己桌前。他喜欢枫树叶片的殷红颜色，却不愿意身上再加上一个孔洞，九个疤痕对他已经足够了。

但是历史有它自己跳动的脉搏，鲁泓最不愿意的事，终于落到他的头上了。那是1966年初冬，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来势之猛，速度之疾，如江河决堤，狂涛推着巨澜。鲁泓、高雅琴最初也投身到洪

流当中，但时隔不久，当代的“慈禧”伙同林贼，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疯狂口号，公检法单位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路障，鲁泓和许多老干部一样，成了首先被冲击的对象。刚刚11岁的鲁小帆，眼巴巴地看着爸爸妈妈被一伙人揪上卡车，在大街上串街游斗。那伙人打着“文攻武卫”的大旗，却不实行“文攻”，而是拳打脚踢，撕头抓脸，还给爸爸妈妈脖子上一人挂一块铁牌子：一个写着“黑帮、走资派——鲁泓”，另一个写着“走资派的老婆——高雅琴”。天哪！那细细的铁丝，像刀子一样勒进爸妈的脖子，深陷到肉里边，难道爸妈不疼吗？为什么那群人还在哈哈大笑？他们是人？还是没有心肝的畜生！鲁小帆从二楼窗口，望着这一片浑浊的街市，望着手持长矛大刀格斗的人群，他害怕地哭出声来。

有一天，奶奶搂着孙子，站在这个历史的窗口，忧心忡忡地向街道上观望，游斗鲁泓和高雅琴的广播车，怪叫了两声停在他家门口。鲁小帆似乎看见爸爸妈妈的目光，向这个窗口眺望。他探出半个身子，大声呼喊：“爸爸——妈妈——”话刚出音，就被奶奶一只枯干的手捂住了嘴。多可怕呀！半个多月没见到的爸爸妈妈，面容枯槁，额头嘴角到处挂着缕缕血痕。这群家伙，还揪着爸爸妈妈的头发，想制止爸妈讲话，爸爸仰面对着蓝天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个坏家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闪亮的弹簧，塞到爸爸嘴里，血，立刻顺着舌根流出来，漫出嘴角……妈妈挣扎着，大概是抗议他们的野蛮行为，两个大汉，抓住妈妈的头，像拿着一个篮球那样，猛力向卡车车帮上撞。

鲁小帆失声地又喊出来：“爸爸——妈妈——”

一颗子弹打碎了他身旁的玻璃，老奶奶一下把孙子拉下窗口。

从这天起，鲁小帆心里笼罩上一层阴影，他感到早上的彩霞虽然还是那么绚丽，草叶上的露珠虽然还是那么晶莹，窗前老枫树的叶子虽然还是那么殷红；但这一切都不再属于他。他，成了“黑帮”的小崽子，“走资派”的孽种！十几岁的孩子，梦里应当出现的是灿烂的星空，应当是少先队鲜红的队旗，野营的篝火，应当是开花的原野和碧蓝的溪流……但鲁小帆的梦里经常出现的，是一辆接一辆广播车的嘶鸣；工人叔叔一砖一瓦盖起的大楼，在武斗的炮火中倾斜塌落；出现在他梦里的，是爸爸妈妈枯槁的面孔和面孔上的缕缕血痕，他常常被惊吓得从睡梦中醒来。

老奶奶拍着他的肩膀说：“别怕！奶奶在你身边哪！”

“奶奶！”鲁小帆睁着一双恐惧的大眼睛，“我爸爸妈妈真的是走资派吗？”

该怎么回答这小小人儿的问题呢？关于爸妈的出身历史，这些日子老奶奶已经向孙子讲过不知多少遍了，但这个小小人儿似乎并不完全相信，因此老奶奶又不厌其烦地告诉孙子：“爸爸原来是开滦煤矿的一个小煤黑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扔下刨煤的丁字镐，跑出矿井当了八路，是冀东有名的游击队长——”

“我听过了！”鲁小帆打断奶奶的话，像成年人那样叹一口气，对奶奶的回答很不满意。

多么漫长的冬夜啊！老奶奶为叫孙子早点入睡，便一边拍着孙子脊梁，一边哼着冀东一带哄婴儿入睡时的古老民歌：

狼来喽，
虎来喽，
马猴背着鼓来喽！
狼寻食，
虎张嘴，
朝着小孩走来喽！……

窗外北风的吼叫，伴着老奶奶低沉沙哑的儿歌声，使冬夜显得更加漫长冷寂；痛苦在啮噬着这一老一少的心。老奶奶想哄孙子睡觉，而鲁小帆却拼命想理解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问题。一连串问号闪电般在他眼前忽而亮了，忽而熄灭。亮了时，他似乎理解这个家庭；灭了时，他似乎感到这间屋子是个无底的峡谷深渊。要知道，不平静的年月会促使孩子早熟，鲁小帆已经不再是古老儿歌能够哄睡的孩子了。他，已经会用他一双眼睛观察世界、判断世界了。因此，他不听老奶奶忧心的儿歌，还是刨根问底地追问：

“奶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他是‘走资派’？咱们门口还贴了一张大字报，说爸妈认了一个叛徒的母亲当亲娘！”

老奶奶哼哼着的儿歌骤然失声，她太阳穴上如同挨了重重的一拳。孙子问的虽然天真爽直，她却无法承受这致命的打击。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大字报在哪儿？”

“贴在大门上了！”鲁小帆看不见老人沉重的脸色，只管说下去，“上边还写着您不是我爸妈的亲娘，咱们家是一窝黑货，满藤黑瓜，叫您还乡，叫我滚蛋。奶奶，您真不是我的亲奶奶？”

老奶奶声音颤动得像松了的琴弦：“是……真的！”

不能理解老人心情的鲁小帆，不知深浅地追问：“您儿子真是叛徒？”

老奶奶回答不出话来了，她的那颗心在淌血。昔日烽火连天战场上血的记忆，冀东地区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的复杂形势，是无法向孙子讲清楚的。多少年来，老奶奶一直把它锁在心底，连鲁泓也不去触动的这段往事，今天被孙子直接提了出来，如同一把利刃在戳她的心。她不愿向他讲这件事，便把孙子搂在怀里，抚摸着鲁小帆柔软的头发表：“你听！钟都敲过夜里三点了！你先睡觉，过两天奶奶一准细致地对你讲，啊！”

鲁小帆挣脱开奶奶搂抱他的手：“不，奶奶！现在我就要知道。”

奶奶被纠缠得不行，索性回答孙子说：“大字报上写的是真的，我那个儿子是个叛徒。”

这如同一声炸雷，在鲁小帆耳朵旁边炸开了，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似乎不相信她的话会是真的。

“小帆——”老奶奶感到孙子突然远离了她，也坐了起来，“你听奶奶说，奶奶可是个革命者——”

鲁小帆深怕再听见一声霹雳，用双手捂住耳朵：“不！我怕！我不听！”他一边说，一边摇头，声音里充满恐慌和不安。在这个小小人儿心里，也和其他孩子没有差别，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他们眼里都是直线条的。人，只有好人坏人之分，家庭也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别。天哪！奶奶竟是个叛徒的母亲，可是爸爸妈妈还口口声声喊娘，我还和这个奶奶睡在一张床上，这不是和大字报上写的一模一样吗？泪花不知什么时候爬出鲁小帆的眼角，他感到委屈，继而有点不满，原来一家人都在瞒哄我年小。鲁小帆心灵深处，第一次对这个革命家庭升起了一团疑云。

鲁小帆的细微变化，伤透了老奶奶的心。她无法平静自己纷扰的心情，穿衣下地，决心把锁在心底的悲恸记忆，说给孙子听。可是鲁小帆捂住耳朵，跑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祖孙俩就这样度过了这个漫长的冬夜。

第二天，鲁小帆想听也听不到老奶奶的声音了。清晨，院子里闯进来一伙造反的“勇敢分子”，不由分说，把老奶奶揪上卡车，押送“叛徒的母亲”回原籍——长城脚下枫林峪。鲁小帆被这个突然事件吓呆了。被押上卡车的老奶奶，再也不是鲁小帆平日眼中温和的老人，花白的头发披散下来，遮盖住她的脸，她高声地喊着：“你们……你们这是造谁的反？谁给你们打下的江山？你们这群混蛋，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控告你们——”当她的目光从纷乱的人群背后看见鲁小帆时，便朝孙子焦急地摆手：“小帆！快过来，跟奶奶回老家——”

鲁小帆站在墙角，哆嗦得像大风暴里的一棵小草，听见奶奶的喊声，便撒开小腿向卡车跑去，跑了几步，他突然停了下来。“叛徒的母亲！”这个时代中最犯忌的字眼，像一条无形的缰绳绊住了他的脚。他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急得他低声哭了起来。

老奶奶再次向孙子招手：“小帆！快！快……快上车！”她从卡车槽帮上伸出两只颤巍巍的胳膊，焦急地期待着孙子上车。可是这时，汽车缓缓开动了，老奶奶像疯了一样用拳头捶着车舱顶盖，扯着嗓子喊道：“停一下！叫我和孙子说两句话！停一下……”

卡车反而开得更快了。

鲁小帆顿时感到了无名的恐惧。奶奶一走，这座小楼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扬着两只手，一边呼喊，一边追向卡车，院墙内花池的竖砖，绊了他一个跟头，爬起来时，汽车掀起一股尘烟，驶出院子，在大街的拐角上消失了。

“奶奶——奶奶——”他紧蹬着两条小腿，拼命追向卡车，卡车已经远去，鲁小帆的小小身影湮没在车轮卷起的尘埃当中；他已经麻木了的耳朵，还听见奶奶断续的呼喊声：

“小帆！奶奶走了！”

“去……去投奔你舅舅家——”

三

鲁小帆这个革命摇篮里诞生的孩子，成了没有家的孤儿。

虽然，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每到夜晚，依然是万家灯火，但再没有一盏灯、一个窗口属于他；他的家被一个以“造反”起家的新暴发户所占据。法律——本来是国家最圣洁的字眼，但是随着公检法单位的瘫痪，法律早已失去它的精髓，成为一纸虚文。那些戴着“造反”面纱的打砸抢分子，可以开着卡车抢劫国家仓库，随意以抄家为名而肥自己的腰包。新暴发户占有“黑帮”、“走资派”的房子，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公安系统中的新暴发户，为了占有的合理化，把鲁泓和高雅琴发配到边远地区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鲁小帆——这只乳毛尚未褪净、失掉了巢穴的孤燕，只能飞落到舅舅家屋檐下躲避风雨。

舅舅高廉，是开国大典礼炮声中诞生的第一代作家，曾以许多文笔清新的小说、散文，享有一点名声。舅母陆霞是个芭蕾舞演员，人长得像带着露